

“创作者的心必须是热的”

——《下午三点》的意大利回响

诗歌是什么？它是唐诗宋词中为人千古吟诵的美景豪情，也是劳动者笔下质朴真挚的生活讴歌。在新大众文艺创作浪潮中，诗歌《下午三点》脱颖而出。它是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在繁忙工作中记录下的母女温情一刻，真实、质朴、动人。意大利留学生林明月被它打动，以翻译作舟，将诗意渡向彼岸。

去年底，《下午三点》诗歌分享会在意大利罗马举行。本报记者采访王计兵与林明月，以诗歌为原点，探讨诗意图的孤光怎样以人类共通的善良天性，打动异国他乡读者的心灵，以人类最真挚的声音为桥，让今日中国人的情感价值，照亮全世界劳动者的鲜活梦想。

——编者

对话人：
王计兵（诗人、外卖骑手）

林明月（马尔提娜·贝尼尼，意大利罗马大学亚非文明专业博士研究生）

庄雪雅（本报记者）、谢亚宏（本报驻意大利记者）

“每天下午2点到4点是餐饮店最清闲的时段，也是我们外卖员最轻松的时间”

记者：《下午三点》是中国城市的日常风景，也打动意大利读者的心灵，请谈谈这首诗最触动你们的是什么？

王计兵：这首诗创作于2023年。每天下午2点到4点是餐饮店最清闲的时段，也是我们外卖员最轻松的时间。一天下午3点，我去沙县小吃取餐时，发现老板娘搂着她的孩子，蜷缩在饭店一角的沙发上睡着了。

那一刻，我特别心疼：这是她们在繁忙的生活间隙获得的一份安宁时光。于是我放轻脚步，甚至担心外卖包装袋发出声响。我很欣慰，没有惊醒这对母女。善良是人类的天性，《三字经》以“人之初，性本善”开头。人间美好的事物，大抵如此。文学作品想温暖读者，首先创作者的心必须是热的。

林明月：2024年，我在上海大学的校内书店偶遇这首诗。王老师以细腻的笔触捕捉了母女之间深沉的爱，简洁、意义深远又充满生命力的意象和文字深深打动了我。诗歌描绘的场景具有普遍性，它讲述了在日常琐碎和苦涩中，梦想依然鲜活。

在米兰比可卡大学傅雪莲教授和“永恒翻译工作室”的帮助下，《下午三点》在《国际》杂志发表，与意大利读者见面。这首诞生在中国的诗歌，歌颂共通的人性：父母与子女之间的爱，如同“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”般美好。正因这种日常生活的诗意，它才能如此打动人心。

“他们的困难也是我的，他们的喜悦也是我的”

记者：在你们的个人阅读史中，“普通人”“劳动者”拥有怎样的力量？

王计兵：我想到了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主人公保尔·柯察金就是一个普

通人。在火热的年代，曾经让我们热血沸腾。在我们国家，这样的作品有很多，比如路遥《平凡的世界》《人生》等。作品里的人生，不论是孙少安、孙少平兄弟的奋斗青春，还是陕北农村知青高加林离开土地又回归土地的经历，对于一个喜欢写作的人，都是一种指引。

2019年成为外卖员以来，我骑行超过15万公里，大约相当绕地球4圈。不断追赶时间的过程中，我也写下《奔跑的蓝》这样的诗歌：“比天更蓝的是海/比海更蓝的是火焰/一件件纯蓝的工装/从白天穿过黑夜/在生活的磷片上划燃/一团团蓝色火焰……”

林明月：在世界文学史中，劳动者被浓墨重彩地书写着。仅就20世纪意大利文学而言，路易吉·皮兰德娄《火车鸣笛》中永远在忙碌的记账员贝卢卡，乔万尼·维尔加《罗索·马尔佩洛》中在矿坑里拼命挥舞铁锹、脸上总是沾着矿砂的红发男孩，都是经典的劳动者形象。在中国当代诗歌中，“打工诗歌”最能打动我。作品集《她的泥泞，她的光》聚焦这个时代女性劳动者，这些单身母亲和工地女工在文学中找到表达途径，发出自我的声音，文学赋予了她们尊严和价值感。

我出身贫寒，对这些境遇格外敏感。我也有一个送外卖的弟弟，对他的辛苦工作感同身受。劳动者的生与我们息息相关：他们的困难也是我的，他们的喜悦也是我的。我希望他们的故事有越来越多的听众，从而构建起一个更美好、更人道的社会。在这个社会里，工作是通往个人成就和自由的阶梯。

“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”

记者：对你们来说，诗是什么？当下，我们还需要诗吗？

王计兵：诗是我命里的一颗糖。我从1988年开始写作，写小说也写散文，只是喜欢写作本身，喜欢文学。但我一直以生活为主，写作服从于生活。先把现实中的日子过好，再用文学辅助生活。后来，我有幸遇到了诗。遇上不如意的事情，比如不太愉快的送餐经历，我会用诗把自己的情绪快速调整过来。“从空气里赶出风/从风里赶出刀子/从骨头里赶出火/从火里赶出水……”写诗的过程，也是和解的过程。

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。诗里的真情，永远是最动人的地方。古往今来，一首首诗提供给我们生活的勇气。只要我们愿意，就能让生活变得更加美好。我相信文学也是一种人生，我相信文学的力量。

林明月：诗是一座桥。在中国传统诗歌“兴观群怨”的社会功能中，“群”意味着邂逅、对话、和而不同。诗真正将我们联系在一起，无论我们过着怎样的生活，说着怎样的语言。我生命中最美好的邂逅，正是因诗而生。每当我想起在中国参加的诗歌活动，映入脑海的总是熙熙攘攘的人群；不同人聚集在一起，热情地朗诵、谈论、感受。这份热爱深深打动着我，也证明中国的诗是诗的国度。

现在，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诗，需要它的桥梁力量，以及它奇妙的“无用”本质。意大利诗人埃乌杰尼奥·蒙塔莱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感言中说：“我站在这里，是因为我创作了诗歌，一种绝对无用的产品，但几乎从不有害，而这是它高贵的称号之一。”这让我想起庄子的“无用之用”。诗歌没有任何物质目的，但它是人类最真挚的

声音，因此不可或缺。

“他在读过我的诗后，也写下了自己的诗”

记者：作为作者和译者，你们眼中的对方是什么样子？



王计兵：林明月博士帮我实现了心中的愿望。作为一个普通的中国民间写作者，我心中有一份家国情怀，希望自己的作品能影响到更多人，特别是传递到异国他乡，表达我们中国人的情感价值。

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苏州。那天我骑着电瓶车从昆山赶到苏州，中途开始下雨，浇透了我的一次性雨衣。林博士远道而来，我应该请客，她却做了东。我原本以为，我们会去喝咖啡，没想到去喝了茶。从一盏茶里，我读出林博士对中国文化的喜爱和对我这个中国朋友的尊重。

一段时间之后，林博士又来到我在昆山的家中。我们聊到《下午三点》的意大利语版本，林博士告诉我，她有一个同是外卖员的弟弟。我才知道，他在读过我的诗后，也写下了自己的诗。分别时，我们从双方的眼角里看到泪花。这一别山高水长，这次挥手，便显得格外有分量。

林明月：王老师是非常善良的人，就像他的诗歌一样。从我们第一次见面，我就记得他那双明亮、充满笑容的眼睛，如同孩子一般，还有他那双饱经风霜、辛勤劳作了一辈子的手。如今，他用这双手创作诗歌，为读者带来美的享受。

回意大利之前，我走进王老师的家，见到了他的妻子。换句话说，我有幸走进诗人最私密的世界。我还记得他早早打开空调驱赶炎热，让我随意翻阅书架上的书籍杂志，并和他的小猫咪玩耍。王老师送给我一本他的新诗集，写在扉页的赠言至今让我感动：“我不发光，世界把我照亮，我一直遇到好人。”这句话诠释了诗歌的力量，它让我们有机会遇见那些美好的人。

“普通人，或者说劳动者，就是我见到的最美的当代中国”

记者：《下午三点》等诗歌书写了鲜活、真实、朴素、美好的当代中国日常生活。在你们眼中，当代中国有哪些值得被看见的瞬间？

王计兵：我喜欢从生活中抓取让我感动的瞬间。在写作诗集《低处飞行》时，我有意识地接触外卖员群体，其中有太多打动我的故事。比如，我遇到一个博士外卖员，他不想把时间都花在工作上，便选择一面送外卖，一面求职。后来，他在上海找到了一份称心的工作，离别时还把外卖箱送给我。这让我特别欣慰，这么努力



的年轻人都，是我们未来的希望。

我还接过一份订单，是一杯没有收货地址的奶茶，顾客留言说取餐后电话联系。在电话里，那位顾客告诉我：“小哥，这杯奶茶就是点给你的。天太热了，喝杯奶茶，休息休息。”这是一份骨子里的善良，沁人心脾。这些隐藏在生活背后的美好，是中国人心内最饱满的种子。我们拥有这样的种子，又何愁没有春天？

林明月：普通人，或者说劳动者，就是我见到的最美的当代中国。他们的身影随处可见：清扫街道落叶，推着购物车下扶梯，打扫宿舍和教学楼……他们勤勤恳恳地工作，尽己所能地奉献。如果没有他们耐心而不知疲倦地建造，陆家嘴的摩天大楼将不复存在。我们所见、所闻、所拥有的这一切背后，都凝聚着无数劳动者的心血。

他们往往默默无闻，但从每位劳动者身上，都能挖掘出一段个人与集体的故事，他们值得被看见、被赞赏。如果能更多地讲述这些人的故事，特别是通过他们自己的声音，那该有多好。就像王老师那样，用自己的经历照亮一个世界。

图片由上至下依次为：林明月照片、王计兵照片、王计兵所著诗集《低处飞行》封面。以上图片均为受访者提供



《下午三点》
她睡着了
孩子在她的怀里
也睡着了
在午后
在沙县小吃店
在靠近墙角的沙发上
年轻的老板娘
和她的孩子
一个梦抱着另一个梦
在梦里
我蹑手蹑脚地取走
餐桌上的外卖
像一个小偷
偷走了她俩梦里
辛苦操劳的那部分

域外“立春”趣谈

黄培昭 杨一 宋亦然

立春之际，万物复苏。这一节气不仅是农耕文明观察自然、安排生产的重要节点，更凝聚中华文化“天人合一”“生生不息”的哲学智慧。在世界其他国家，人们也以不同方式迎接春天的到来，延续与自然同频、与土地共呼吸的古老节律。

在深受农耕文化影响的东南亚地区，立春寄托着对年丰时稔、劝课农桑的期盼。在泰国，“春天”从犁头落地开始，通过“春耕节”向天地祈愿，一年风调雨顺、五谷丰登。

春耕节时值5月雨季之初，其历史可追溯到素可泰、阿瑜陀耶时期，至今已延续数百年。每年节日的具体日期由泰国王室相关机构依照暹罗阴阳合历、气候条件等因素综合择定，2026年定于5月13日。节日当天，泰国曼谷的王家田广场通常会举行盛大的春耕节仪式。

清晨，由国王指派的高阶官员任主祭官，他身着传统礼服，在礼乐与诵唱

声中进入王家田广场。随后，两头装饰

庄重的神牛被牵引入场，主耕官手扶木犁，在田中象征性犁地三圈，后由随从播撒稻种。简短的占卜仪式后，神牛在摆放的稻谷、玉米、豆类、芝麻、清水、酒等作物和饮品中进行选择，主耕官据此解读当年运势。2025年春耕节仪式上，神牛选择了清水、青草与酒，象征水源充足、预兆丰收及贸易景气。

仪式结束后，民众可入场拾取、抢收被祝福过的稻种。这个把国家、土地与时间连接在一起的节日仪式，通过王室礼仪、土地象征与占卜叙事，将农业、权力与自然节律联系起来，于雨季伊始给人以希望和信心。

每当春天来临，埃及就漫润在“闻风节”的芬芳之中，庆祝温暖降临、生命复苏、农耕肇始。

闻风节起源于法老时代，是古埃及太阳历中白昼与黑夜等长、阴阳平衡后光明渐长的转折点。这一节日植根于深厚的农耕文明，捕捉太阳运行带来的气

候转变，是一年中生长与希望的开始。闻风节亦有一套充满象征意义的传统仪式：在古埃及时期，民众在这一天向尼罗河及神灵献祭、祈求丰饶，也会食用象征生命力的咸鱼、象征复活的彩蛋和寓意健康的生洋葱，寄托美好期待。

岁月流转，这一节日的意义逐渐延展，成为“闻吸微风”的全民户外节日。古埃及文明认为这天拂过的微风具有治愈力，节日当天，家家户户铺毯于草地、河岸或公园，沐浴初春暖阳与微风，享受春的气息。

当南半球的季节悄然转场，和风拂过安第斯山脉，大地的呼吸开始变得湿润，繁花转瞬间竞相吐蕊，仿佛大地深处积蓄已久的生命力正寻找爆发的出口。这万物竞发的景象，恰如人生中最炽热、最赤诚的黄金时代。

在秘鲁文化中，春天具有悠久的象征意义。自前西班牙时期开始，当地原住民就将春季视为感恩自然、期盼丰收

的时节。秘鲁人民深信，青春是生命的“第一季”，它充满了未竟的梦想与无限的澎湃热情。于是，随着时间推移，季节的更替与生命的春晖紧紧绑定，“春天”逐渐与“青年日”融合，既代表了自然的变化，也体现秘鲁社会对年轻一代的重视与鼓励。

在这一天，整个秘鲁化作一座流动的舞台。各地纷纷组织“春日巡游”，为每一位年轻人精心搭建“青春秀场”。街头巷尾，年轻人换上绚烂的盛装，簇拥而出，互赠鲜花。昂扬欢快的音乐在空气中震荡，活力四射的舞姿在阳光下跳跃，那是属于年轻人的“春之语言”。他们踏着节拍，用轻盈而坚定的脚步，将“春天来了”的喜讯播撒在每一条街巷。

春之所至，生机盎然。尽管各地气候不同、历法有异，但对春天的迎接、对生命的礼赞、对丰收的企盼，却是人类共通的朴素情感。在一次次播种、祈福与欢庆中，我们见证的不仅是自然的循环，更是文明与时间的回响。

本版责编：王佳可 庄雪雅 李欣怡

电子信箱：rmbtgfzk@people.com.cn

版式设计：蔡华伟

旅人心语



位于莫斯科以南的俄罗斯图拉州首府图拉，既是重要武器制造基地，也以茶炊和蜜饼闻名，钢铁与柔情同时刻进这座城市的肌理。图拉更为人所知的，是市郊的一座宁静庄园——托尔斯泰庄园，又称“亚斯纳亚·波利亚纳”，意为“明亮的林间空地”，托尔斯泰在此居住近六十载。我在这里参加“列夫·托尔斯泰与世界文学”国际研讨会时，有幸与各国学者漫步其中，触摸文学巨匠辽阔而深邃的精神原乡。

走进庄园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波光粼粼的大池塘。池水轻轻晃动，时光仿佛凝固。再抬眼，一条两侧白桦挺立的林荫道从水畔一路铺向深绿色的远方，为游客铺就一条通往文学深处的长廊。青年时期的托尔斯泰也曾向往过更大的世界，在高加索和塞瓦斯托波尔经历枪林弹雨，也在圣彼得堡与莫斯科的文学圈中声名鹊起，然而最终他回到家乡，回归亚斯纳亚·波利亚纳的田园生活。在这个远离尘世喧嚣的静谧之所，他创作了《战争与和平》《安娜·卡列尼娜》等鸿篇巨制。

庄园内白色的二层小楼布局一如作家生前，室内藏书极为丰富，宛如一座小型图书馆。书桌上纸笔铺就，仿佛主人在林间散步，随时会回来把未写完的“安娜”轻轻唤醒。卧室内，朴实无华的小床边挂着钟爱的俄国农民传统长衫。

庄园不仅是托尔斯泰的心灵慰藉，也见证了他的探索挣扎和思想蜕变，对贵族生活的谴责和对简朴生活的追求。晚年时，亚斯纳亚·波利亚纳总是收到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，他接待形形色色的来访者，无论是记者、钢琴家，抑或是学者、学生，还是农民、哥萨克，纷纷向他写信或当面求教，以期得到思想指引。这位从小使用银质餐具，在法语、德语私塾中长大的伯爵，深谙自己所属阶层的虚伪和痼疾，在晚年穿着农民传统长衫耕地、补靴，抨击社会黑暗，呼吁民众向善。直至与家人反目，他在一个阴冷的冬夜离家出走，在小车站中与世长辞。

大师已去，庄园风貌如旧。顺着林荫道走去，两旁画卷一一铺展：花园与林荫相依，池水与清风低语，苹果园里果香四溢，温室中四季如春。开放的马厩旁，一匹矫健的棕色马正低头吃草，两只白鹅在一旁悠然踱步。如

此美景，也被托尔斯泰写进《战争与和平》中安德烈公爵的家乡童山。

离庄园不远的“科兹洛夫·扎谢卡”火车站，与托尔斯泰有着不解之缘。19世纪60年代，火车站随莫斯科—库尔斯克铁路的修建开通。作家生前喜欢乘火车出行，或骑马来这里收发邮件。列宾、希金斯、斯特拉霍夫及庄园的其他客人都曾在这里下车，前往亚斯纳亚·波利亚纳。

仍在运营的车站外观和内部保持了百余年前的样子。站内，一个古老的挂钟永远停留在清晨6点30分。俄历1910年11月9日的这一刻，来自阿斯塔波沃的火车将托尔斯泰的灵柩运抵这里，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民众挤满站台和铁路两侧。人们抬着灵柩将作家送上最后归程，农民举着大幅白色亚麻横幅走在最前面。遵从本人遗嘱，托尔斯泰被安葬在庄园树林中的峡谷边，绿荫环绕，没有任何墓碑或装饰，与大自然融为一体。

儿时，托尔斯泰的大哥曾对他讲述一个“秘密”：在峡谷的老林里埋着一根绿棒，上面写着“使所有的人都免受任何灾难的秘密”。托尔斯泰终其一生，都在不断寻找能给人类带来幸福的“绿棒”。如今，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仍络绎不绝地来到图拉，拜谒作家生活过的庄园，让鞋底沾上亚斯纳亚·波利亚纳的泥土，让呼吸掠过那座朴实无华的墓地，仿佛这样就能把人类的良知重新揣进胸口，带回万里之外仍在跳动的生活。

阮琴和鸣

李欣怡

现场的明星乐器“詹金斯”小提琴亦有数百年历史——制作者安东尼奥·斯特拉迪瓦里是17世纪意大利著名提琴制作师。1667年，斯特拉迪瓦里在克雷莫纳建立了工作室，这是小提琴真正制作的乐器之一。琴身采用17世纪中叶阿玛蒂学派制琴师惯用的传统小尺寸琴型，长34.8厘米，背板选材亦遵循传统——采用单片径切木材，纹理鲜活宽阔，偶见色斑与节痕。

“为契合当时在大音乐厅中进行表演的需求，这把小提琴追求声量，尽管琴身更窄，但音色更加浑厚，与斯特拉迪瓦里中后期兼具力度与细腻的作品不同。”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中提琴演奏家张金春介绍。于是观众听到，《无伴奏G小调小提琴第一奏鸣曲》琴声庄重，清晰且富有结构感；《故乡的亲人》如泣如诉，衬托出离乡伤感；《夏日时光》欢快跳跃，高音处快速反复，颇具力量。

“尽管中西方音乐表演形式不同，很多理念却共通。中国古典音乐中的留白，在西方音乐中亦可找到类似的隽永表达，为两种音乐形式美美与共搭建桥梁。”唐韵表示。阮咸的古朴融合小提琴的柔美，让嘉宾感受到中西文化融合的魅力。“中西方两种乐器同台和鸣，正是相互尊重、